

“老新华”冯健忆往事

2 老爸的三个指头

休假期满返回开封,父亲当即决定,把这盒点心原封送还县政府。他说:“老大已经回开封了,这礼数就当送还人家。”

我从16岁以后,常年求学在外,只在暑假、寒假回家小住,长期没有孝敬过父母。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校方决定把暑假延长到6个月。

我从重庆搭乘长途汽车返家。途经川北龙门山东麓。满山遍野的红杜鹃花,险峻的剑阁蜀道,以及关中路旁挺拔的白杨树,令我阅尽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

行前,想到父亲酷爱品茶,专程到重庆市区买了一个“窝窝头(沱茶)”,孝敬父亲。

回到家里,父亲捧着“窝窝头”再三端详,看得出他是满心高兴。

他把自己烧水冲茶用的洋铁壶洗了又洗,涮了又涮,灌上刚从村里那口深井提上来的“井拔凉”,又找来两块青砖,立起一个火灶,拿着一把大蒲扇,动手烹起茶来。

水开了,冲好茶,他端起白瓷茶杯,抿了一口又一口。

3 飘香的木瓜树

他酷爱花木,为此勤劳操持了一辈子。老家小东院种着栀子花、牡丹、芍药、金桂、银桂、蜡梅,花繁叶茂,都是他侍弄的。花木施肥需要马粪,我家不养马,他就到处去寻觅。

栀子花在麦收季节盛开。每年花开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纷纷来我家采下一朵插在发髻上,走去时一路飘着阵阵清香。两棵桂花树——棵金桂,一棵银桂,更招人爱。

中秋节前后,村外老远就能闻到桂花香。有一年逢牡丹“大年”,一株牡丹竟开了两百来朵。清晨,粉红色花瓣滚着晶莹的露珠。爷爷喜出望外,特地找来几根竹竿,用白布给牡丹搭了一个凉棚,延长

不料想,他皱起眉头,朝我问:“这是沱茶吗?”“是呀。”我答。“是真货吗?”“是呀,是我专程到重庆市中心茶叶店买的呀!”

父亲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些日子,我才懂得:茶叶是很娇嫩的物品,怕烟、怕酒,也怕太阳暴晒;保护不好,就变成一把树叶了。我懊悔自己愚钝,一片孝心竟成了“白操心”!

但父亲并没有埋怨我一句。我从上小学初懂事起,到父亲61岁去世,绕膝多年,他从没有厉声对我说过一句话。

有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是我上初中不久。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事,和父亲谈到河南省的浉池县,我把“浉”字念成了“绳”字。父亲问我:“什么?什么?”我答:“‘绳池县’呀,不是在郑州西边吗?”父亲拿起一个小竹棍儿,在地上写了一个“浉”字,一个“绳”字,对我说:这个念“mian(音:免)”,这个念“sheng(音:绳)”。不过这个“浉”字,却也可以念作“绳”字,但那是特指山东省古时一条小河的名字。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父亲认真、求实、一丝不苟的品格;他的这种品格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尤其是当我从事新闻工作、执笔为文的时日。

爷爷读圣贤书,一生乐善好施。老家后院有一棵楸树,主干直溜溜的,有几丈高。爷爷每年在树的低枝挂个小竹篮,里面放些杂豆、高粱米,引来成群的灰喜鹊啄食。后来听说村外白河渡口需要一条渡船,还要搭建一座木桥,他立即砍了楸树,捐给渡口。至今将近百年,这渡船和木桥还一直在使用。

老家堂屋正中悬挂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字端庄秀丽,无名氏书写。爷爷一生依此践行不怠,也常招呼我们伫立字幅前念诵。

1942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千万灾民成群结队,扒陇海铁路火车西逃。爷爷决定舍粥赈灾,每天上午、下午各熬一大锅高粱面粥,放在我家大门外,供过路灾民自由取食。

爷爷晚年曾在外地任土木工程师的叔叔家小住。暮年落叶归根,倦鸟思林。家里买了一个竹圈椅,扶他上了火车,回到老家。不久后,爷爷无疾而终。

两白银的赔款,如同给中国脖颈加上了苛毒的绳索,但赔款之外,是更苛毒的羞辱:对主战派重臣的死刑和监禁,对当时义和团活动地区“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以及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36年后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日军不是在国境线而是在中国的北京城郊,直接发动了进攻。

八国联军通过肆无忌惮的羞辱,来打击中国的尊严和自信,他们在紫禁城阅兵,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他们还公然掠夺象征着国家重器的文化典籍,就在1900年的12月,德法军队还洗劫了北京的古观象台,将明清两代制造的贵重仪器,运往法国和德国。叶颉雁在《外侮痛史》中写道:“至若内府御书被洋兵搬出,在街头售卖;洋兵开窑匠库将仪仗搬出,沿街游戏。德兵在崇文门外演巨炮,法兵在宣武门内演气球。日兵在午门内演军乐队。护国寺铜佛为前明内监所监造,日兵爱其铜质仍佳,锯成三段,运往东洋;西苑御用汽车,雕镂精致,都人谓之花车,法兵以铁轨驱入西华门等处,乘坐出入,来去自由;大内重器均被日兵攫去,美兵在天坛设停车场……”

叶颉雁发出悲鸣:“以上各节,当时各国视之,直为纤微小事耳,有何国际公法之在日!”事实上,当时列强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哪里有什么国际公法!

甲午文发现120周年之际的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了。读懂新中国,才会更加明白旧中国的屈辱;读懂旧中国,才会更加明白新中国的伟大;读懂了绝望之中投入冰凉井水中王懿荣的故事,才会真正明白:没有大国崛起,又哪有小民尊严!

不动声色

1948年10月的一天,姐夫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与世长辞。放下电话,我愣怔了片刻,继而双泪滚滚,终于抑制不住,嚎啕大哭。

那时,我刚从解放区调进新华社开封分社工作,不便请假回家。是善良、厚诚的姐夫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替我们兄弟三人持哭丧棒、扛柳木柁、择盆送葬。我在开封扯了一块黑布,套在左臂上三个月,算是尽了孝心。之后每念及此,就悔恨自己愧对疼我爱我的父亲。

妈妈告诉我:父亲临终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他颤抖着举起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久久不肯放下。妈妈问他还有啥事要交待?他含着泪水,只是直瞪瞪地看着妈妈。

“那时,国民党要抓你,咱乡里传说,你已经被捆着塞进竹篓,沉入长江底了。你爹是心里悬着你才不闭眼呀!”妈妈垂泪对我说。

父亲是因浮肿病不治而去世的。那时,内战打得正烈,家乡刚刚解放,农村凋敝,此前的1942年中原大旱、赤地千里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里。我心里明白——重病在身的老爸再无力前行,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父亲是县里一位小学名师,桃李遍及四里八乡,重教的学校和家庭都争相聘他。他教书育人,谆谆善诱,还资助过一个品学兼优却家境贫寒无力念书的学生。

我们县城里的首富之家,曾盛情邀

老家后院有个竹园,竹园西南角有一棵木瓜树。这是一棵奇异的树:它主干不高,当属灌木一类。银灰色的树皮斑驳,呈块状脱落,树叶厚墩墩的。深秋树叶飘落,枝头缀着一个个金色的果实(木瓜),清香四溢。家人都知道此树是爷爷移植来的,但谁也说不清是从哪里移来,更不知道树的学名。

每年快到春节,把“木瓜”摘下来,按“品”字形放进一个“尺二”的白瓷盘,摆在厅房供来客观赏。从冬到春,放上两三个月,依然鲜亮,清香四溢。待到仲春,木瓜渐渐枯皱,还舍不得丢弃。爷爷把它切成四楞形长条,放到蜂蜜里浸泡几天,变得又酸又甜,成了我们儿时争食的美味,据说还有化痰的功效。

爷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一生没有“功名”,几次应试,都没有“金榜题名”。他重视育人,在我家腾出两间瓦屋,兴办义学,从外地请来一位私塾先生,给十里八乡前来求学的孩子们授课。

“

1900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但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列强在忙着瓜分世界,东方的中国,还没有走出甲午海战失利的阴影,处在戊戌变法失败的余震,却即将坠入最黑暗的深渊……

“

1900年8月14日,北京,毗邻王府井的锡拉胡同11号,55岁的王懿荣自杀了。

他的求死之心非常强烈,先是吞金,很痛苦,但未死,接着服毒,仍未死,最后跳入院中深井……与王懿荣一起投井自杀的,还有他的继室谢氏与守寡的长媳张氏。

在王懿荣自杀前一天的8月13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组织防守东便门的,就是王懿荣。在八国联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北京城眼看保不住了,慈禧太后化装为民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出城去,一路向西;军机大臣荣禄则朝南逃往保定。英军率先攻破广渠门,城内大乱,王懿荣回家,告诉家人:“吾可以死矣!”挥笔写下绝命之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

如果不是战乱,王懿荣在学术上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王懿荣是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福山区)古现村人,出身仕宦世家。他的祖父王兆琛,曾官至山西巡抚。王懿荣15岁随父进京,刻苦攻读,但运气不是太好,接连参加了七次乡试,都没有中举。第八次,中了,旋即又高中进士,这一年,他35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出京担任过河南乡试正考官,后任国子监祭酒,深受学子尊重,时人称之为“大学师”。

早在中进士前,王懿荣就已经是名闻京城的金石学家。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之学,盛于清代,王懿荣在青年时代就潜心于金石之学,四处搜求文物古籍,足迹遍及鲁、冀、

关山远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清末官员、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是公认的第一个发现者。王懿荣是个什么样的人?

—

1900年8月14日,北京,毗邻王府井的锡拉胡同11号,55岁的王懿荣自杀了。

他的求死之心非常强烈,先是吞金,很痛苦,但未死,接着服毒,仍未死,最后跳入院中深井……与王懿荣一起投井自杀的,还有他的继室谢氏与守寡的长媳张氏。

在王懿荣自杀前一天的8月13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组织防守东便门的,就是王懿荣。在八国联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北京城眼看保不住了,慈禧太后化装为民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出城去,一路向西;军机大臣荣禄则朝南逃往保定。英军率先攻破广渠门,城内大乱,王懿荣回家,告诉家人:“吾可以死矣!”挥笔写下绝命之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

如果不是战乱,王懿荣在学术上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王懿荣是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福山区)古现村人,出身仕宦世家。他的祖父王兆琛,曾官至山西巡抚。王懿荣15岁随父进京,刻苦攻读,但运气不是太好,接连参加了七次乡试,都没有中举。第八次,中了,旋即又高中进士,这一年,他35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出京担任过河南乡试正考官,后任国子监祭酒,深受学子尊重,时人称之为“大学师”。

早在中进士前,王懿荣就已经是名闻京城的金石学家。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之学,盛于清代,王懿荣在青年时代就潜心于金石之学,四处搜求文物古籍,足迹遍及鲁、冀、

陕、豫、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

机遇就是为他这种高手准备的:1899年王懿荣偶然买到了“龙骨”,发现上面有类似文字的图形,断定为上古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王懿荣跟清末李鸿章之后的“政坛第一人”张之洞,也有密切关系,张之洞前两任夫人相继病逝,他娶的第三任夫人,就是王懿荣的妹妹,王氏温文贤淑,知书达理,才华出众,与张之洞感情甚深。王氏后来也不幸早逝,但张之洞与王懿荣二人情谊不变,张之洞也酷好金石之学,更欣赏内兄的耿直性格,与他同为清流一党。

在王懿荣死后7年,垂垂老矣的张之洞从湖广总督任上奉旨进京,升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一时攀上仕途最高峰,北上途中,张之洞途经河南安阳殷墟,想起王懿荣,一时感慨,难以言表。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张之洞》中写下了张之洞的心声:

“可惜,我的内兄在庚子年为国捐躯了,龙骨上的文字没有继续研究下去。若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宁肯不进京做大学士军机大臣,倒是愿意住在这里,大量搜集出土龙骨,把这个研究做下去。”

遗憾的是,张之洞无法选择,王懿荣更无法选择。

二

王懿荣自杀,是避免受辱。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城中像王懿荣这样选择自杀的官员,比比皆是,异常惨烈,有的官职比他更高,有的出身比他更显赫:

宗室泰恩将军札隆阿与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宗室侍读宝丰“追两宫未果”,全家吞金而死;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奉天府尹福裕全家七人全部溺死;二等侍卫卫全成全家五人服毒;一品官富谦全家十二人自焚;护军参领续林先用刀杀